

美國賽珍珠女士最新傑作

女與男

Of Men
and Women

PEARL S. BUCK

上海正氣書局印

美國賽珍珠女士著

男與女

李木譯

上海正氣出版社新書之一

前言

一個小說家大約不需要說出他寫一本關於男與女的書的理由。男與女不但是他的材料而且是他的生命，並且在他們的生活中小說家所過活的方式很少需要解說並且必須被接受。然而爲甚麼這些材料要出現于這本書裏，却不妨解釋一下。

當我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中國渡過，那裏的男與女的型式是固定了的，而回到了我的本國之後我發現兩件明顯的事體也是外邦人來到此地所常提說的：美國女人們的一般不滿足與男女間顯著的缺乏歡樂。不必用很銳利的觀察就能够看出這些事實，雖然無疑的它們對於新到此地的人比久住此地的人更爲明顯。但我對於這些事實的興趣不及我對於它們的原因。爲甚麼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女人們被給以各種特權與她們願意要的那樣多的機會，她竟是常如此的自己不滿足並且在社會上是這樣不安定的一種影響力？而且爲甚麼男人不該像他應份的那樣更喜歡她。

爲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我自然重新考慮那與我們的極不相同的中國舊式的家庭生活方式。那種方式是否比我國的可以提供快樂的更大可能與在那方式之下和我們的相比較可以發展出甚麼樣的男與女乃是一種有趣的推測。我的結論將成爲很明顯的。簡單的就是完全的自由是男與女能够最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的氛圍。但是它必須是完全的。

最後一個問題還要問。爲甚麼這本書在此時出版？因爲時間的迫切。在奇異與預兆的道路上女人們的運命在世界各處都似傾向法西斯主義。再遲了恐怕被迫不能說了。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男女關係的不和諧	一
第二章	中美家庭比較觀	一七
第三章	美國的男性	三一
第四章	美國的女性	四八
第五章	一夫一妻制	六四
第六章	女子如天仙	七五
第七章	女人與戰爭	九五
第八章	男與女彼此相教育	一一〇
第九章	女子與自由	一三四

男與女

第一章 男女關係的不和諧

我很幸運能永遠同高尚善良的女性接觸，我最早的記憶集中於兩位婦女，各代表她們的社會典型，一位是我的美國母親，一位是我的中國保姆。雖然這兩個人在她們的生活史上每一時刻都各異，她們却很奇怪地相像。我的母親是我所知道的女性中最能幹最有趣的一婦人，她在自己的時代下受到很好的教育，她有修養，富幽默感，聰敏而又健強，雖然她自二十三歲時來到中國，六十四歲時，死於斯土，她却絲毫不爲任何中國影響勢力所改變。她從內心發展一如她在自己本國過活一生。

我的保姆王媽幾乎也像我的母親一樣的有力，能幹而又強壯，她雖然未受教育但却開通，是揚州一位商人的女兒，她一生中幾次遭遇危難，我母親都救了她，因此她們二人自從相遇便未分離，直到王媽年紀老時死去。在別人的面前她們是主僕，但她們在私下，尤其是晚間用晚飯之前一小時王媽替我母親梳理烏黑的長髮時，她們的談話是極其家常親熱如同朋友。我母親確實從未把自己的難事講給任何人，但她却有安慰人的天才可以使別人把自己的身世難題都講出來。許多人從若干里以外經過

崎屈的山道，石子路，只爲的將他們的悲楚訴說給她聽。這些人之中多半是婦女。我那時尚是一個孤獨的女孩子，安靜不爲人所注意，她們就當着我暢談。因此從很早我就感覺到女性們單獨在一時過的完全是她們自己的生活。

因爲那時期的中國婦女被囿於一種不可犯的模式。她們的地位是在家庭。這句話固然是普遍世界的而中國的女性不但接受它，並且從家庭中作出一些事體是我在其他地方所不會見的。中國的家庭並不像西洋的家庭，只是男子回去吃飯睡覺的地方，此外便與男子的生活無干。一國的真實生活就是在家庭中演進，他們把國家二字一向是聯帶講的。甚而男子只是一家的一部分，家庭由女子管理，社會的整個組織交織成緊密複雜的大家庭生活，三代四代同堂居於相連的屋檐下。有人也許要說中國女性在家庭以外的活動範圍很小，因爲她所有的管理能力全用於負責照顧家庭中的長幼上下諸事。宗教方面如祭祀祖宗焚香拜廟，逢年遇節的祝賀儀式，生死嫁娶等事，教育男兒升學擇業，教導女兒將來出嫁後會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安慰老人，看顧弱病，周濟貧困的親戚，所有這些都是婦女在家庭中的責任。

因此決無可驚奇的就是中國一般婦女都能發展成爲健強，聰明，能幹的女性，不管牠能讀書識字與否。識字讀書對她的關係很微。女性傳留給女性的是一些廣博的歷史知識，習慣，儀禮，與實用的知識教導她們使得她們成爲一個大國家整體的一部分。但是比任何實際學識更重要的乃是中國女性所

獨有可貴的沉靜而自覺的堅信。試留心注視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個中國女性，你看見她是一位具有個性態度安祥的人，她不以為自己和她的舉止有應表示道歉，並且她的安靜的目光閃照出她的明淨而平定的心。她曉得自己女性不可減損的價值。她不為與男子相比較之下的自己而煩惱。她承認自己的差別却知曉自己與他不相上下。

誠然，她使得自己的品格如此光榮，所謂婦德，並且漸被承認這些品德是文明人的要件。因此中國的男子不能稱為男性而只能叫做粗魯之人。林語堂在他的名著『吾國與吾民』中說道，『女性聰慧的品質乃恰是中國人心性的品質。』如此中國女性的能力的長成就在她把一國的生活集於一家並由她管理。

我是一向承認男女平等的，直到七年前我返回本國。我認識美國女性是在外國時並且為數不多。這些少數的女性我當時發覺都是很不平常的婦女。我想像那些甘心遠涉重洋到異國居住的女性們多少必有些異乎常人的地方。那些美國女子與中國的女性除了外表習慣所不同的地方並不很多。但是自由她們，固然我的母親也曾告訴了我，明白了這些習慣也表明一些重要事體。美國女子可以走出家庭的自由，她們與男子可以隨便說話交際，以及她們的舉止完全是自發的並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徵象。我當時才第一次曉得在美國的男女的型式和中國的男女固定與靜止的型式不同。

因此我回到自己國裏時我希望能見到男女的真正平等——國家政事不分大小全由兩性同樣執行。

現在中國的社會已在改變家庭的門戶業已開放讓女性出去。她們出來仍是態度安詳，堅定自信，習慣于執行的責任，她們踴躍進學校，工業，商界，甚至政治機關。當然我希望美國女性會更自信與能幹。她們不是早已慣於參加生活各部門了嗎？

第一次使我吃驚的是當我問到有沒有一家全由女子管理的完善的銀行。我在上海時朋友都信任一家女子銀行並稱讚女子的投資經營本領。她們發現那些女子精明，勇敢，謹慎兼而有之。但在我的本國據說竟無一家女性辦理的銀行。當我問到何故時人們說恐怕無人肯把錢存入這個銀行裏。我至今仍未尋出這個原因來。

第二件使我吃驚的是我去找一位女醫士，因為我也贊成中國婦女只願找女醫士為她們看病。但是有人並且還是女性告訴我說在美國很少第一流的醫生是女性。這裏的婦女大多數甚至生育時也喜歡請男醫士接生，我的意見永遠認為應由女大夫接生。不論怎樣有醫學知識而又敏感的男子，他如何能體驗到婦女在生孩子時的情形呢？這是一件他們決不會完全明瞭的經驗。我依然不能發現女子喜歡請男醫生的原故，我很堅決地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女大夫我時常去請教她。

出我意料之外的事一件跟着一件。我原來希冀在這自由社會裏可以找到許多女性，到處與男子各憑能力同樣工作，實際上我見到的她們的勢力却遠不及在傳統生活方式下的中國女性。

更甚於此的是在美國國家大事活動中心竟幾乎完全缺乏女性的勢力。她的言行舉止竟使得她的最

大天賦與力量的女性品質被輕視並被人認為太女氣。不但她們的勢力不能深透社會使文明人士卑夷暴力而信賴理性，我們美國婦女甚而擁贊強暴為男子的美德，並仍盲信如此作法，養成其社會暴力，時時表現為匪盜與戰爭。幼童們未入學校之前便在自己家庭中學會了自認為優越的男性頑強蠻橫，他們就以此為模樣努力做去。我曾親目聽見美國作母親的常對她的兒子說，『不要像靦靦的女孩子一樣，你是男兒』。假如希望造成某種類的男性，我便能明瞭這種教育，但是你對於婦女一再教訓她們的兒子去輕視女性，又作何解呢？是不是需要女性造成卑遜為的讓男性自己感覺優越？那末這種卑遜是如何的不公而那種優越又是如何的脆弱！女性在美國國家生活中並無重大的關係，固毫不足驚異。

我在寫這本書時我問到她們。今天早晨我坐在一個農莊中，這裏是我的家，我並且想到與我近鄰的許多高尚良善的婦女。她們幾乎在每個家庭中都沉着有力地在工作，並運用聰智為她們的家庭創建秩序與幸福。這是我們知道的全國一部分人，並不算出奇，他們的婦女們在家庭與工場，或田間工作。她們對於婦女們保持一種無分階級的傳統見解，使得女性在家中整理什物，烹製飯食，或為人家刈禾得工資，或去城市工場作工，每月亦得相當收入，每週星期休假，也穿戴得衣履整潔，儼然時代女性。我認為她們都夠現代女性。我昨天在一家廚房裏看着她工作時，我便想到，她就是所謂的現代女性。

她本是生於匈牙利，是大家庭中的一個女兒，漂流到美國，在那裏長大，健壯而漂亮，她年輕時

嫁給一個農夫，他們有了六個孩子。她獨理家務看顧子女，下午還去田間工作。她已經五十歲了，但她仍歡喜到田野去作工。當她喊着，『哈，我要把雙手玩弄土壤，』我知道那是春天到了。她的丈夫死得很早，拋下她同六個孩子，她一人操持家務，並為人傭工贍養子女。現在她的孩子們都長成人了，祇有較幼的女兒還不會長大，大兒子去年已經結婚。有一天她同我談話時眼中濕潤着說：『不久我就要當祖母了。』我從她說話的語氣知曉她的滿足，因為她的一生已圓滿完成了。

她並不孤單。世上很多女性像她一樣。我有一天安慰一個失業的隣人之子。他答道，『這沒有關係，我的太太在某工場做工，她可以暫時供給家中用度，直到我再找着事做。』我又問道，『這裏的婦女多半都到外邊做工嗎？還是你的太太特別有本事呢？』他回答說『不，她們一向是如此，我太太的母親現今還在織襪工廠做工，我的母親也在織衣衫工廠工作。我們這裏男女都是有工作的。』

大概的說，美國一半的女性是這樣的工作着。她們是忙而心上穩定的女性，供獻自己全副精力於家庭或國家工業或兩者皆有。她們是高尚善良的女性。看見她們的穩重熟巧的聰慧，我便常想到應當有更廣大的用途。這種熟巧，這種聰慧的生活是世界上萬國機器房內所缺乏的。但是那裏似乎就找不到女性，雖然可以出現於別的任何地方。而且爲甚麼在我們的國家本來給她們自由了，在社會的機器室內却沒有她們的地位？還有那些在家庭中不需要整天做工或不必到工廠與田間幫助男子做工的婦女，她們如何利用自由呢？她們也不能參加那機器室。她們根本不幫忙男子。實際上她們過一種與男子

的生活及國家工作分開的生活。

我對中國舊的男與女的型式並不代爲辯護。我國的是好一些，即便不好因爲是我們的一種對於我們更合式些。然而我却被迫要進而問道：爲甚麼許多美國婦女對於她們有自由可以隨意去做反而像是多皆不快樂？而且爲甚麼我國的男與女彼此不能更愉快？我對於中國舊式的美滿家庭生活感覺喜悅，雖然也有它的弱點，但他們的男與女，互相生活的一切事體與瑣細處都能彼此享受。那末何種式樣的生活對於男女是最好的，中國式的還是我們的絕對民主國的型式的？可是我國的不澈底辦法所給予男女的皆不能滿足；既然男女均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當然不能諸和。

因此欲從根本明瞭任何民族，應當先去明瞭他們男與女之間的關係。一個旅客在某處遊覽，直到當地的景物對他熟極了，如同鏡子照見自己一樣，但是假如他不曾從經驗或深切的觀察明瞭一個國家中男與女彼此相待的方式，他們互相瞭解的方法，以及各人在整個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則該國的真象便不會爲那個觀察者所獲得。

男女的基本要素到處都是相同的。這種人類的分別，生爲男女不同的兩性是我們大家全知道的。這種不同比着國家民族的分別是更廣遍，深切，更重要的，然而却是最常被漠視的。一條根本大法只能從男與女共同生活的方式得之。當男與女之間諧和時則該國的文化——即是整個的生活——是豐富，和平，而無神經緊張，並且其進步是安穩而圓滿的。但若是男女的關係紊亂而無諧和，並且彼此不

能愉快過活，則一般生活必盡是緊張激怒與摩擦。你若告訴我某一民族是不安定，與衝動，好辯，武斷，易變的，我即敢斷言這民族中的男與女是時相對立衝突的，不論他們明知與否或承認與否。在艱苦時能毅然無畏，在歡樂時不奢不驕，無論在何時都能不失均衡——這乃是一個男女諧和的成果。

有的結果似乎很遙遠然而却有時是根本缺乏諧和的直接構成。一種廣遍的不安之感，通常應是由於經濟原因，然我相信多一半是因為男女彼此間的情緒不安的結果。當他們彼此不能互信，懷疑對方個人或是全體，是否忠實，則在每人心中發生一種可憎恨的孤獨與淒涼之感。因為人類不應是孤獨的，但當他們生被疑慮不信任與缺乏了解割開了他們天性應當是共接近的對方，則痛苦與不幸自然要發生。在一個社會轉變時期男女間整個關係發生變動舊制度被破壞而新的尚未建立，則這種男女心靈上的孤獨也會感到。因此男女若是不能和諧，他們的生活與事業分離或相矛盾，則一生均似不穩妥而危險。全國人士的心境都是失望與恐懼，縱然經濟繁榮亦不能稍減其苦惱。男與女能够應付任何事體，能够忍受任何艱難，只要他們能够相信彼此的忠心與相悅。假如他們彼此不能信賴則沒有一件事能够協力忍受。

就是個人想着逃脫這種廣大的失意氛圍也不能。固然每一時代的開始也有不少羅漫蒂克的快樂的婚姻。這些伴侶之中有多少能夠繼續快樂將不僅有賴於他們本人而更主要的將賴於那個時代的男女整個關係。即便男女個人彼此滿足，但非有全體男女皆得滿足而後才能完全快樂，則彼此間之不足是仍

甚易發生。因為男人仍是男人，終其一生，女人到頭仍是女人；而且太常有的事實便是他們二者終不能相遇於一起。那真乃悲劇，他們若是不能做到，因為他們不會獲得如兩性相遇和諧的生活之樂。

而且我的意思並不僅指結婚的相遇合。因為結婚只是人類兩性遇合的方式之一。人生的每一部門皆有充分遇合之樂的可能。男子們的整個人生是確當的，惟有當他們所尊重的女性們瞭解並贊同他們的為人時，而且女子們的整個人生也惟有在她們所尊重的男性們瞭解並贊同時才算是確當的。愛情也許在一生中能如此做過一兩次，但其餘大多數的時間均不會，而且假設它能如此做時又是將男女的整個關係祇限於其表現方式之一。

當然男女自一降生為男女嬰兒以迄成為老頭老嫗而死之期間內會發生一些關係的。他們彼此却從未能完全自由，不論他們的愛或憎是如何深厚。因為憎也和愛是同樣是一種關係的產生，而真正的毫不關心幾乎是不可能的。若是不關心被說明時當然就是有點關心了。故意勉強說男女彼此不是極度相關也是無用的，因為他們在任何地方本是有關係的。聰明的民族承認此點並且合理的予以安排，整個國家的民情溫和平靜，便是其結果。

古昔的中國人由深熟慮選定並發展其傳統生活型式，即將女性置於閨門以內，同時他們却盡能力援助女性。他們令女子纏足使得她很難從家門移動多遠，但是他們也枯柅住她的心，說是女子不當學習男子所學的一般知識。甚至女子一概不給以讀書寫字的機會。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是聰明而仁厚的。

既然堅決制定女子的地位是在家中並且她必須守在家裏，他們遂設法把她的中心和身體都限於那裏，因此幾世紀之久她們不曉得自己是一個囚犯。假如他們把她的腳纏起，而任她的心解放那將是何等的酷刑！假如她被囿於閨門以內不能邁出而幻想外面的美麗世界活動娛樂，但卻不容她享受又是何等痛苦。但是中國人却不然，他們對於女性很仁慈而不給她們痛苦。婦女們居於家中安然地快樂地無知地繡她們的三寸花鞋，穿在腳上甚至夜裏也不脫去以免男子看見她們那變了形狀的雙足。她們稱自己的雙足爲金蓮，男子握弄它作爲愛的表示並作詩詞稱贊它。中國婦女的小腳幾世紀之間皆認爲是性的象徵，男子們在一望見那三寸長兩指寬的纖小金蓮時熱情便被激起。直到了近代開始時不願意放棄金蓮的却是女性自己。她們許久以來操縱男子的能力就是她們的金蓮。

女性們漸漸變得很有權力。在她們的生活範圍之內，她們的力量已很深入並且升得很高。她們已經完全明白了男子的天性。她們抓住了男子的每種弱點，並且兇狠地利用這些弱點以達到她自己的目的，不管是善的還是惡的。既缺乏別的教育，她們遂發展狡猾，奸計紆曲與媚術，並且她們把男子整個掌握住，用聰明迷惑頭腦簡單的男子而用稚氣天真征服有學識的男人。男子爲她們預備衣食住所。男人爲她們而工作，而鬥爭，並保護她們。她們却給男子一件報酬。那就是給他一種優越感因爲他是男性，並且當她們像是很寬宏的給予他時，她們却用綿繡的衣袖遮住她們的竊笑。

這種中國的舊男女生活方式最大的壞處就是對於男子太不公平。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力變得太大，

男子的勢力日漸趨弱而至受她們的轄制。因為女子被長久的習慣將她們限制在家裏直到她們把家看作天然的勢力範圍而不再想邁出去，她就變成了家中的暴君。假如她是愚笨她便毀壞了男人的消化因為她作出多樣的美餐強讓他都吃下。她或是鼓勵他去享安逸不必太賣力氣，並且即便他甘心聽從她的話他仍會有時覺得懊惱，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消耗生命。然而這種愚笨的婦女在家庭中並不比聰明的婦女更壞，她們的聰明使得她的能力無時靜止而驅使男子去作他不願意作的及多於他所想作的，逼迫他完成她的而非是他的工作。

固然這種不幸是因為女子生來常是有腦力的。這種將女子關在家中的方針應當也設法把女子生來具有和男人一樣好的腦力消滅才是，因而她們不需要。假如女人生來就是智力卑遜而男子天生皆是優秀，則女子永遠守在家裏的方法無疑的是十分滿意。但除非能作到這一步，便不會有滿足的。中國人四千年的經驗如此證實。極合理性的中國人用了種種方法在傳統的方式下謀男女間的諧和。他們使女人無知無識並把她關在家裏，讓她操作家務與生養子女。他們使女人視生男育女為她的主要天職與最大光榮。他們將榮譽加在賢妻良母身上。此外他們實際上完成一種在英美各國所不能盡皆作到的一件事即：中國人使每個女子都得結婚的歸宿。他們認為這是很公平的。他們說假如社會的旨意制定女子的地位在家中，那末為維持公正便是使每個女子都有所歸之家，其它任何事全非真實。

但是他們所認為的公正乃是強迫的。這不應當只由男子作主。因為中國人在幾世紀之前便感覺到

了，假如全憑男子的主意便有許多男人不願結婚。他們很早便已知道娶妻對他們是一種嚴重的事體。至少一件，他作父親的責任便算決定了。假如一個男子不會與女人結婚，他永遠還有機會不當父親。但是等到他成爲一個女人所獨有時他算是無法擺脫了。中國人從古昔就明白天生適於當父親的男子爲數很少。許多是被強迫担起父親的名義。事實上的一種並不可喜的覺醒就是在中國很早的歷史男子們發現與一個女子同睡過幾個月後便生出一個嬰兒，原來就算是有了一種固定的關係呢。女人們遠在男人之先就疑問到這種結合，隨後漸漸相信。但男人却只是非所甘願的也只得信從。

等到這種事實被正式認可之後，中國人用他們合理的方法依據這事實而規定他們的生活。既然子女是由男女所共同生出，他們必須爲子女而共同生活。但是男子並無因此項約言而放棄他私人自由的意思。他供養妻室兒女的衣食住所。他們必須住在那裏，但他却仍可任意漫遊。這就是女子的家庭生活活的起始。並且婦女世世代代就關在那裏，她除了作飯縫衣及養育子女之外一概不知不識，同時男子仍繼續遊玩——因爲他受的教育是商業活動，政治，藝術以及一切家庭以外的生活。

婚姻就這樣成爲必須履行的。當然事實不像如此所說。中國人是一種高深難測的民族。他們並不制定法律而希望人們自動服從他們。他們也不相信用暴力強迫他人的功效，除了因暫時的必要。他們知道假如人們能被勸解自願去作某事便是達成此種目的最穩當的方法。爲了使結婚成爲必須履行的義務，因此中國人乃鼓勵敬祖宗。他們曉得人類各個所最怕的莫過於死滅，他們隨宣稱一種信條就是人

若有子嗣便是不死。他們說他的子孫祭祀他就如他仍然活着一樣。因此一個人必須有子，越多越好，因為中國兒童很易死亡。但是他須要合法的兒子，是要自己的親生子，他便必須結婚。男子的永生代價因此全賴結婚，並且惟其如此男子才視結婚爲必需。于是父親要忙着爲他的兒子結婚並且獎勵女人生子爲主要天職，因此假如一個賢德的女人不能生育她便不當抗議她的丈夫再娶一個女人到家裏來。她甚而鼓勵他如此作，忍着傷心完成婦德。

這被稱爲婦德，否則人們便不肯犧牲自己了。聰明的中國人曉得只有爲正義犧牲自己最容易打動一般人的心。因此幾千年來有許多無知的中國女人都忍着痛心勸她們的丈夫再娶一個女人代替她的地位替她給丈夫生兒子。

這不是容易的決不是容易的事。我曾聽她們講自己的傷心故事怎樣在夜間用棉被角或用手帕塞住自己的嘴俾不致使男人聽見她的哭泣。但她們却永遠相信她們的男人那樣作是對的。

這種制度還有一種聰明處。大自然的奇異旨意使得到處的女性在身體方面都比男人強壯，她們到男人該死過了却仍在活著；因此世上幾乎永遠是女人多。這事在中國很危險，因爲女性的天然抵抗實是被她的生存阻礙更加强了。她不被溺愛也吃不到好飲食而所有的損弱生之抵抗力的辦法都加給了寶貴的男孩；結果不幸女孩子活了，男孩子却都夭亡。假如使每個女子都出嫁有家多妻制是唯一的辦法。任何一國若是定要他們的女性都守在家裏，尤其是該國男子的主要職業是戰爭，則除了故意殺戮